



1940年9月7日的夜里——85年前，在四川万县的山坳中，一所大宅子的窗户上还亮着灯影。65岁的鲁紫铭先生，待老夫人和孙儿们鼾睡下，独自坐在油灯下，铺纸握管，开始写回复彭雪枫司令员的信：

雪枫先生：
读手示不禁呜咽，不能不恸哭。父子之间，天性使然，情难自己也！
老人家为什么哭泣？原来，鲁紫铭先生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鲁雨亭的老父亲，鲁雨亭是他的独子。近日，他收到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先生寄自抗日前线的一封信。这封信，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整整走了几个月，方才到达鲁雨亭烈士父母、亲属的避难地。

拆信一读，内中所述，竟如晴天霹雳——他的爱子鲁雨亭，已于4月1日，在家乡永城的李黑楼村对日激战中，壮烈殉国。

彭司令员的来信是这样写的：
紫铭老伯：
雨亭兄于本月一日，指挥部队在山城集与敌血战，正在解决战斗之际，不幸弹中头部，壮烈殉国。
雨亭兄自去秋参加散军，即率部作战敌后，屡蒙陇海沿线之敌，曾前后毙敌横山少佐、佐野联队长及北山大尉，功勋独建，捷报频传，敝党期望正深，国家倚界方殷，将星殒陨，百战身死，噩耗惊传，全军将士悲痛欲绝，豫皖民众椎心泣血，誓拼全军之力，与敌搏战，再接再厉，继承死者遗志，完成抗战建国伟业，以慰先烈英灵于万一！
顷者，雨亭兄遗体已经成殓，身后大事亦均略理就绪，除在各地表扬战绩、激励忠勇、通令全军举行壮烈追悼外，复建

筑雨亭图书馆，树雨亭纪念碑，以期垂之永久。

尚希高年珍摄，勉抑哀思。
雨亭精忠报国，马革还葬，为民族争光，亦足为家范矜式。
谨函驰陈，藉申慰问。

彭雪枫 谨上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鲁老先生读罢此信，顿觉天旋地转，几乎不能自持。又知，儿母爱子甚深，然又患有心脏病，恐难承受这丧子之痛。几个孙辈，都还在幼年。思来想去，决意将信藏起来，先独自承担起这椎心之痛。

老人家用衣袖沾了沾眼角的泪水，略一镇定，自觉慷慨之气涌出，这才写了下去：悲恸之余，又多方引以自慰者，尚有数点：儿为抗日死，死得其时，此其一；鏖场战死，死得其地，此其二；今日入瓮，抗日救国，为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与解放，而不惜以身殉主义，此其三；我之所以教子者不过如是，儿志既遂，我愿亦偿，此其四；先生办理善后，纪念种种，虽以励生，实亦慰死，此其五；人生皆有死，只要死得其值，夫复何憾！
……

写下这一段，他放下笔，忆起早年教子的种种，忆起10多年前的1928年冬，他在自家“大军帐”的门头上，镌刻下“为国储才”的四字志向，和连儿（鲁雨亭原名鲁鸿逵，抗战起，自改字雨亭。意欲作“雨亭”，为路人遮风挡雨，“羽翼国家，雨露人民。”）一起开山植树，办教育人的情景；想起一年前的1939年8月，连儿在刚刚加入新四军和共产党之后，即兴奋地写给父母的信——此信竟成绝笔！

儿子的朋友都有一辆越野轿车，他也买了一辆，过去把越野轿车叫吉普车。看见崭新的轿车，我心不由地想起新乡市刚解放时，市人民政府刚隆隆地起来晃晃荡荡后面还挂着拖斗的吉普车。

1949年5月5日，国民党在新乡的守军，40军军长李辰熙带领新乡各界代表到县城以北9公里的陈堡村，在《关于处理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协议书》上签了字，新乡县宣布和平解放。那年我8岁。新乡县解放后，升级为新乡市。5月7日，驻在新乡县小冀镇农户家中的新乡市委、市政府、市军管会进驻新乡市区，新乡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34岁的王锡璋被任命为新乡市委常委、副市长，后任市长、市委书记。王锡璋是新乡县胡公庙村人，是我奶奶的娘家侄儿，我父亲的表弟，我的表叔。

一天晚饭后，我和本村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后回家时，看见我家大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后面挂着拖斗的吉普车，车旁站着一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战士，走到二门前，也有一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战士。当我走进奶奶住的堂屋时，看见煤油灯的灯光下，客厅的方桌两边椅子上，一边坐着奶奶，另一边坐着一个穿灰布制服，约30多岁，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身边还站着一名佩着手枪的警卫战士。奶奶忙招呼我说：“连印！给你表叔盛水喝。”我赶紧忙在案板上拿了一个碗，在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放到表叔面前，他端起碗一口气喝了大半碗。奶奶对他说：“这是你二表哥的儿子。”又对我说：“连印！这是你表

叔。”我喊声表叔，就站在旁边听大人们谈话。表叔问：“几年不见，我二表哥呢？”奶奶长叹了一口气，笑着说：“你姑父，你大表哥、二表哥都死了。”表叔问：“连印的兄弟呢？”奶奶说：“活活饿死了。”奶奶再也忍不住丧夫、丧子、丧孙的悲痛，哽哽咽咽地抽泣起来。表叔安慰奶奶说：“姑姑，现在解放了，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他们又谈了一些我听不懂的事情。后来，表叔对奶奶说：“姑姑，咱家是干部家属，我交待您三件事，千万要记住：一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不要招惹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物。二不要接受任何人的礼物。三对政府的任务、号召要积极做到。”说完站起来和奶奶说：“姑姑，我们刚进城，有很多事要做，不能长时间陪您老人家说话，我有时间再来看您。”说罢，起身告辞。我和奶奶把表叔送出大门，表叔和那名佩手枪的警卫战士走进吉普车里，那两名手持冲锋枪的警卫战士麻利地跳上吉普车后面挂的拖斗里，吉普车开走了。

过了几天，全家正在吃晚饭，表叔和两名警卫员，每人肩上扛了一口袋小米，风尘仆仆步行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表叔气喘吁吁地对奶奶说：“这三口袋小米是用我的工资买的，你们每家一口袋小米，先救救急吧！”我当时心想：“表叔真笨！为啥不把小米放在吉普车上送来，非要自己扛着小米送到我家呢？从市政府到我家，几里地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从水缸里给他们每人盛

了一碗凉水，他们大口大口地喝着，我走到表叔跟前问：“表叔，你咋不坐在车里把小米送过来呢？那样多省劲呀！”表叔放下碗，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你还小，长大就懂了！”和奶奶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后，表叔就告辞了。以后的日子里，表叔时常来我家给奶奶送些点心、布料、毛巾等生活用品，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挂拖斗的吉普车，是新乡市军管会从缴获国民党军的战利品中挑选出来，调拨给新乡市人民政府的，也是新乡市人民政府唯一的一辆汽车。由于市政府车少，事多，人多，车厢里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每天都忙碌地穿梭于新乡市的乡村和市区的大街小巷。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穷，不要说坐吉普车，就连马车也没坐过，我想要是能有机会坐坐那辆吉普车该有多好呀！一天，我搀扶奶奶去表叔家里小住，到了半路，我和奶奶都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

当时，新乡市的汽车很少，据表叔日记第462页1949年8月7日记载：“……交通方面，火车已畅通，全市私营客货汽车12辆，私营客货汽车13辆。”后来，新乡市的汽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这辆挂拖斗的吉普车，仍然是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拖斗里都坐满了人，整天载着市政府领导们为全市人民过好生活不分昼夜地穿梭在大街小巷。